

新时代“厌胜”文化价值重构与创新发展的研究 ——以中国古代“厌胜”钱币为例

崔若健

(聊城大学, 山东省、聊城市, 252000)

摘要: 厌胜钱币作为一种造物形态, 其文化表现根据文化结构和艺术属性主要呈现为表层、中层、深层三个层次和物质、功能、审美三种表现。其厌胜思想从文化特质及精神内涵上主要体现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这一主体思想, 并具有“创造”、“奋斗”、“团结”、“梦想”四大精神价值。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 对厌胜钱币造物文化进行价值重构和创新发展的研究, 可通过深入挖掘其造物中所反映的“人本精神”、“道法自然”、“精神慰藉”、“游戏娱乐”等文化理念, 比现代纪念币设计, 对其进行合理继承、转化和张扬, 以此达到“厌胜”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厌胜钱币; 厌胜文化; 价值; 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J0 **文献标识码:** A

“厌胜”, 一个讳莫如深的议题, 因其“巫术”出身和人们朴素信仰的体现, 使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中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纵观“厌胜”文化的现实表现, 主要呈现两种态势, 一是以巫蛊、诅咒、驱鬼等反科学手段对人施加的心理影响和历史延续认知, 二是以特殊厌胜物为媒介“合目的性”的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中国传统厌胜钱币作为一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高度结合的文化产物, 其厌胜行为更多地契合了厌胜文化的第二种态势。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 对厌胜钱币造物文化进行价值重构和创新发展的研究, 可通过对钱币设计所折射的文化表现和文化话语进行科学筛选和界定分析, 明确其文化意义和文化导向, 然后比现代设计, 探寻其合理转化路径和创新策略下的文化表现, 最终使其文化中的有益基因与当代设计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助力国家文化发展和建设。

一、厌胜钱币造物中的文化层次划分及表现

文化是能够被认识、作用并传承的一种存在, 有广义、狭义之分, 有层次维度之分, 我们可以将文化整体视为一个由外至内分别为物质层面、行为层面、精神层面的“球体”系统; 其最外层是能够被认识并作用的物质部分, 包括一切人力可及的自然存在和人类造物; 中层为隐藏在外层物质里的人的行为、制度、原理、目的等; 内层为文化外层、中层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趣、心理情绪、价值理念、道德情操等。文化的三个层次, 彼此相关, 互相渗透叠加, 呈现可动变化状, 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文化有机体。艺术本身也拥有相同结构, 对艺术的理解和研究理应先进入外层结构, 然后逐层深入, 不能将艺术研究流于表面, 被现象所迷惑, 停留在表面描述和经验分析的水平上, 而应科学的利用现有多学科理论予以解构分析其呈现的多重形态。

厌胜钱币作为一种造物形态，其造物行为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亦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设计艺术”。其文化表现根据文化结构和艺术属性主要呈现为表层、中层、深层三个层次和物质、功能、审美三种表现。其物质层面表现，也是制作工艺等技术层面，包括各种传统造物、设计产品及设计产品的材料演变、工艺流程和设计表现等；功能层面表现，属于文化的行为层面，包括艺术产品中的设计规范、时代特征、民族传统和信息存储传播与认知助识、社会发展动力与教育、精神慰藉与娱乐，但厌胜钱币造物文化的功能层面由于设计艺术的特殊性表现极为活跃，正如上文所说，它往往在时间的链环和受众的变换中与其他文化层互相渗透叠加，呈现可动变化状；审美层面表现，属于文化的精神层面，包括精神追求、思想观念、艺术神韵等。

1. 厌胜钱币造物之制作工艺

制作工艺在厌胜钱币造物文化中是物质文化的体现，又使功能文化和审美文化得以凝聚和升华，它充分体现了古代科学技术所蕴含的高度智慧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其制作工艺文化表现主要来源于经济的调制、政治的管控和思想的束缚三方面社会因素的制约和材质演变、工艺铸造、设计表现三方面工艺沿革方面的促成。

2. 厌胜钱币造物之功能

对厌胜钱币造物的功能文化进行阐述，应主要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出发，对其信息传播交流、存储记录与认知、助识，社会发展动力与教育，精神慰藉与游戏、娱乐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种界定和划分反映出厌胜钱币功能与人的不同需要之间存在的关联，有利于透彻的分析和阐释厌胜钱币设计中所蕴含的功能文化与人类的大文化和艺术文化、设计艺术文化的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揭示人与自然和设计文化内部的诸多关系。

3. 厌胜钱币造物之审美

厌胜钱币作为代表中国物质文明的设计艺术存在，理应在中国设计史中享有与漆器、青铜器、织物、服饰、陶瓷、家具等同等的艺术地位。其审美表现体现为“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即物达情的形势与内容、形神兼备的书法与篆刻、意象生动的纹饰与图像；审美趣味中蕴含着现实生活的壮丽画卷、生命永恒的执着追求和民族精神的崇高彰显。

二、厌胜钱币造物文化界定及价值重构

厌胜钱币在学界及民间有厌胜钱、压胜钱、押胜钱、花钱之称谓，其名称变更、流转现象背后隐含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该造物形态所彰显的文化认知和朴素的社会学把握。站在文化学和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角度，笔者认为：“从钱币的产生、发展、文化内涵及文化表现等角度进行考量，新时代‘厌胜钱币’之名称设定乃是该类钱币的最终选择，文化特质及精神内涵主要体现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这一厌胜思想。”

究其原因，主要为三点。第一，古人祈福、压邪、求喜等精神表现其产生来源于“人”，“人”的属性定义了“人”有欲求、会思考、懂生存之道。古代社会生存是人的第一要务，

祈福、压邪、求喜等精神向往是人的一种更高层次生存需要，是人对世界作用的尺度和中心，也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表现。厌胜钱币设计中所体现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正是“人”经过思考将“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欲求付诸实践的过程，其造物存在依附于对更好生存的心理需求。第二，造物存在传承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其“合目的性”，主要表现为造物存在对环境的适应性。“平安、富足、健康、精神娱悦”是古人社会理想、社会现实的一种向往与再现，更能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文化和科技水平，其文化精神的界定是对当时社会时代性、文化性、思想性最深刻的把握。第三，现代词汇学注重对“词”进行概念意义、联想意义和社会意义三个方面的词义分析，文化学关照下的“厌胜”二字，从其概念意义可理解为“厌而胜之”，通过抑制、压制转而胜之，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努力、主动、奋斗的主动行为，与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中国人民培育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不谋而合；联想意义可理解为“降福辟邪”“吉祥如意”“连中三元”“独占鳌头”“善与人同”等钱币造物形态中所体现的是中国人民心怀梦想、不懈追求的“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社会意义可理解为“厌胜”能够被继承并传承的文化价值，针对的目标对象是人的思想问题和当下意义，与习近平所提出的“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高度契合。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新时代对厌胜钱币造物文化的价值重构应在合理甄别、筛选传统“厌胜”文化的糟粕和营养的前提下；从时代性、社会性、科学性、创新性等方面对新时代经济、政治的发展，人生价值取向的核心维度，社会、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全面校对和认同；探寻其能够适应新的时代条件，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彰显中国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文化话语；明确‘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这一优势观念形态作为现代厌胜行为的主体观念，确定其“创造”、“奋斗”、“团结”、“梦想”四大精神价值，并在以后的人们生活及创作实践中的给予充分介入和体现。

三、新时代“厌胜”钱币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

文化与厌胜钱币的交融，给予厌胜钱币深厚的情感期待和文化内涵。厌胜钱币造物文化的创新发展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其运动发展过程并非一成不变、直线发展的，在传承的过程中，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厌胜文化形式和传播路径有时会被时间、空间所暂时割裂或封存。新中国建立后，传统意义上的厌胜钱币被现代纪念币所代替，造物设计中原有的厌胜观和厌胜题材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被部分剔除和舍弃，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亿万人民摆脱封建主义宿命、宗教迷信的枷锁及翻身作主的历史变革是相向而行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厌胜”二字谈虎色变，纪念币设计选题和取材也多以展现革命胜利的喜悦、展现民

族团结、宣扬杰出人物、文物古迹、体育运动等为主，古代厌胜钱币设计中“趋吉避凶”和带有某些游戏、神秘色彩的设计形态日益减少甚至不复存在，这种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突然跳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代纪念币设计中的“厌胜”文化缺失。纵观中华文化五千年，在物质匮乏、天灾、人祸泛滥的帝制时代，我先民赖以生存的力量多来自精神，“去殃除凶”、“辟兵莫当”、“龙凤呈祥”、“多子多福”、“善与人同”、“清白传家”、“风花雪月”、“阿弥陀佛”这不是“封建”二字能够简单概括，更多的是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新时代厌胜文化的传承创新应充分展现其多元性和包容性、现代性和传统性，既不能抹杀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等的存在，更不能忽视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一般人的精神力量，应充分包含国人对文化的选择、对生活的选择，充分彰显国人的文化创造力、文化自信力。

作为一种传统造物形态，厌胜钱币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功能文化和制作工艺文化的集大成者，其造物中所反映的“人本精神”、“道法自然”、“精神慰藉”、“游戏娱乐”等理念是中国传统宇宙观和造物观的深刻文化体现，也是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最深层精神追求朴素情怀的诉说，对其进行合理继承、转化、发展和张扬，这既是现阶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对习近平“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的积极响应。

1、“人本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厌胜钱币造物中的人本精神来自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人本精神不是刻意寻求宇宙的终极本体，而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从人类自身存在和需要出发，以人为万物参照尺度，强调人的生命本身，强调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核心地位，将人自身物质享受和精神追求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从巫蛊厌昧、奴性盲从等封建框范中剥离出来，倡导人类主体地位的确立，科学主义精神弘扬。

中国古代厌胜钱币的出现就是为人的需要而设计的。其形制根据制作工艺、功能及审美等属性多选择圆形方孔和腰牌形、布形、连体、长命锁形、桃形等异体形状作为主要样式，无论形制如何变化，均以方便铸造，便于配带为技术出发点来体现其实用性；以信息存储传播与认知助识、社会发展动力与教育、精神慰藉与娱乐为功能出发点，“合目的性”的表达着古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以“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即物达情的形势与内容、形神兼备的书法与篆刻、意象生动的纹饰与图像等审美表现和现实生活的壮丽画卷、生命永恒的执着追求、民族精神的崇高彰显等审美趣味为精神出发点，依此来寄托情感和显现人格，表现宇宙大生命的精神境界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进入新时代，人们厌胜行为对现代纪念币设计师面临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背后，“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往何处去？我们是谁？”的问题，这是信息科技的发展和设计理念革新对“生存质量”自然规律需求升级的必然要求。对此，新的厌胜行为及设计实践应以人的自由和谐状态作为人生质量的标准，以为诗意化生活而设计替代为物质需要而设计，保持现代纪念币设计的审美性、功能性和工艺性，关注“人本精神”的文化意义，拓展人的诗意化生存方式，以人与自然、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新型、多元、富有时代特色的现代纪念币设计文化形态来体现人的尊严、个性与情感诉求，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塑造人类新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诉求。

2、“道法自然”的传承与发展

“道法自然”是道家、道教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要求“道”遵从自然，效法自然，按照自然的规律办事。厌胜钱币设计作为古代的一种造物行为，其造物文化理念充满了对人和天地万物的尊重和敬畏，其行为亦是在“道”的指引下进行的。可以说，厌胜钱币设计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法自然”观下的设计，是人与自然融合共存的设计，也是生态设计。

现代纪念币设计中，对“道法自然”设计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应主要通过处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来解决。那就是，在设计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考虑到自然存在和自然规律，尽量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做到对自然的充分尊重，效法自然，热爱自然，遵循大自然规律而设计，强调人与自然的同构与互动，其设计观不仅仅指技术层面的标新立异、创新发展，更应侧重观念上的变革，将创作重点放在“创造”、“奋斗”、“团结”、“梦想”精神价值的和谐统一层面，创造良好的设计空间，体现生命的真正价值，使设计产品转化为以人为本的生活产品，转化为有生命、有灵魂、有文化的生活产品，使人类更加诗意地栖息于大地。

3、“精神慰藉”的传承与发展

“精神慰藉”是厌胜钱币设计文化的最主要功能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厌胜钱币的重要设计理念。古代社会中，长期处于困顿生活中的老百姓，由于科学技术和精神生活的匮乏，导致某些信仰和情感无以寄托，过剩精力难以宣泄，精神享受无处寻找，于是便出现了借助钱币所体现的“驱邪降福”、“弄璋添喜”、“多子多孙，多福多寿”、“风花雪月”等纹饰来寄托希望，祈求平安、放松身心、陶冶情操的“厌胜”行为。在中国古代厌胜钱币设计中，精神慰藉功能的获得，是通过铭文、造型、色彩、材质和声音等形态元素，利用比喻、象征、隐喻等形式体现出来的，其设计形态不是孤立的、无目的的物质存在，而是与人的精神需要相统一的一种生命存在。

现代纪念币设计中对“精神慰藉”设计文化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是现代纪念币在纪念功能下，进一步拓宽文化功能的重要举措，正如丁亚平先生在《艺术文化学》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中说：“艺术进化最根本的动力正在于人类精神力量在人的自为的生命存在的活动中的巨大发展，导致了人类的情感世界变得愈来愈纷纭复杂和丰富微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

能说忠实于人的生命存在的艺术活动是发展的、进化的。”由此可知，新技术、新形式、新理念固然是艺术发展的动力，但艺术的发展、进化并不应以人类文化世界的些许缺失为代价，而应科学的借鉴其真正反映人类情感的文化因素，使其与现代科技和现代优秀文化相结合，从而创造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又兼具国际发展新需求的成功设计典范。

4、“游戏娱乐”的传承与发展

游戏娱乐是人的本能和冲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群体意识的增强、集体情操的培养和个人心性的抒发、潜能的发掘、心智的开启、体能的提升、人格的塑造、生活的调剂具有重要作用和特殊功能，其功能性是中国古代厌胜钱币设计的核心属性，出发点和归宿以满足当时社会物质条件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为导向。厌胜钱币通过游戏娱乐这种的无功利、无目的的自由活动，使人的过剩精力和负面情绪得到了及时宣泄和抒发，并从中获得快乐和享受。在现代纪念币设计中，设计师在钱币文化融入方面，更多的是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杰出人物、名胜古迹、珍惜动植物和体育赛事为切入点，而“厌胜”设计文化中所尤为体现的游戏娱乐行为和功能则存在设计上的文化缺失，这种文化缺失直接导致了现代纪念币设计中精神愉悦性、教育性、伦理性的不足和对人的生存本能的漠视。

对“游戏娱乐”设计文化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是设计为人服务的崇高体现，设计师的中心任务是提供一条设计产品中功能要素和精神要素和谐统一的有效途径，以此来实现设计创作中设计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张力和游戏娱乐的功能性以及媒介质材的技术性，都合目的性的表达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提升现代人的生活质量。因此，现代纪念币设计应突破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满足和狭义实用，建立起以人的共性需求为核心，且符合新时代发展脉络的新的设计文化创作理念，将人们长期以来被压抑或被忽视的最真切精神需求，通过艺术创作将其物化出来，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新的物质支撑和生活体验。

由此可见，作为文化的设计，是人类经验、智慧的物态化，是社会理念的张扬与升华，也是在历史基础上对未来及现实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表达。对厌胜钱币设计文化进行“人本精神”、“道法自然”、“精神慰藉”和“游戏娱乐”四方面设计文化理念的继承、创新发展研究是对现代纪念币设计中文化理念提升进行的必要理论修正和补充；也是深化设计艺术文化研究，拓展艺术文化的研究语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在新的厌胜文化构建中，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无论是个体追求个性化生存，还是保持原有设计的审美性、功能性和工艺性，都要充分契合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涵，关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这一文化意义，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的同频共振，这是对传统“厌胜”造物文化的一种继承也是对现代造物文化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清]戴震. 考工记图[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5.
- [2] [清]翁树培. 古泉丛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 庞朴. 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D]. 中国社会科学, 1986.
- [4] 戴端. 信息时代新的设计文化理念的形成[J]. 长沙: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2002.
- [5] 李砚祖. 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文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6]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 吉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 [7] 张道一. 造物的艺术论[M]. 福州: 福建美术出版社, 1989年版。
- [8] 丁亚平. 艺术文化学[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 [9] 敏泽. 中国美学思想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4.
- [10] 孙秀霞. 国家文化认同下的设计教育创新能力培养[J]. 北京: 美术观察, 2014.
- [11] 李红军.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在认识与态度上的发展[D].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 [12] 习近平. 卷首语[D]. 鄂尔多斯文化, 2014.
- [13] 魏大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以人为本”[D]. 中国轻工教育, 2007.
- [14] 梁焯. 传统美学观对现代工业设计的影响[D]. 大舞台, 2010.
- [15] 张爱军 孙希良.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关键[D].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15.
- [16] 李玉贵 李婧.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探析[D]. 理论研究, 2015.

A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dissatisfied" in the new era -- Taking the ancient Chinese "hate" coins as an example

Cui ruojian

(Liaocheng University, Shandong, Liaocheng, 252000)

Abstract: As a form of creation,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of the disgust coin is mainly presented in the three levels, the surface layer, the middle layer and the deep layer, and the three manifestations of material, function and aesthetics according to the cultural structure and artistic attribute. From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the thought of "weary of victory"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main idea of "human spirit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and has four spiritual values of "creation", "struggle", "unity" and "dream".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udy of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the coin creation and creation can be made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can be compared to modern cultural ideas, such as "human spirit", "Taoism nature", "spiritual comfort", "entertainment" and "entertainment", and so on. The design of commemorative coins should be reasonably inherited, transformed and publicized, so as to achiev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sgusting"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Hate money; hate culture; valu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 (可选): 崔若健, 1978 年生, 男, 汉, 山东淄博人, 硕士研究生学位, 聊城大学美术学院讲师。